

目 录

《齐相晏婴》主要人物表

第一章	忧国乡野处	受命危难时	1
第二章	安民献国策	佐君理朝纲	55
第三章	财多不忘俭	位尊常思廉	91
第四章	闲谈说屡踊	直言谏君王	113
第五章	臣忠主思逸	远交近相亲	155
第六章	二桃杀三士	大智烹小鲜	197
第七章	治国须将相	荐贤无亲仇	231
第八章	施德莫争霸	行善图强国	279
第九章	贤良归故里	天地伴忠魂	317

《齐相晏婴》主要人物表

晏婴

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姓晏，名婴，字平仲，生于约公元前585年，死于公元前500年。他的祖上原是平民，其父晏弱做了大夫。其父去世（公元前556年）后，由其继任大夫。他先后侍奉过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国君，其中侍奉景公时间最长，达48年。时值春秋末期，同其他各国一样，齐国也正处在大动荡、大转变时期，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晏婴明确地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成为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并终身实践这一政治理念的第一人。他博闻强识、足智多谋、处事机敏、能言善辩、无私无畏、刚直不阿、严于律己、直言谏君、节俭力行、勤政廉洁，在齐国朝野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最早察觉“田氏代齐”的趋势，并力图劝谏齐景公戒除恶习、施行德政、励精图治、施惠于民，以挽救“姜齐”灭亡的命运，但齐景公拒绝了他的许多好的建议，逐渐失去了“民心”，最终失去了“姜齐”。虽然晏婴至死也未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但他“以民为本”的理念和实践，已足以使他成为万民敬仰、爱戴与怀念的一代贤相。司马迁曾叹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晏婴本人并未留下鸿篇巨著，只有一部由后人根据他的言行整理而成的《晏子春秋》流传至今。

齐景公

春秋末期齐国国君，姓姜，名杵臼，乃齐灵公（姜环）之子，齐庄公（姜光）之同父异母弟，在位58年（公元前548年——公元前490年），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少数几位国君之一。起用

晏婴为相，是他一生中最明智的一个决定。在最初一段时期，他尚能虚心向晏婴请教治国良策，认真听取、采纳晏婴的建议，并放手让晏婴治理国家，从而使齐国在短短几年内便由乱变治，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但是，国情刚有好转，他便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晏婴等忠臣从谏如流了，而是对忠臣、奸臣“两用之”，既需要晏婴、田穰苴等忠臣为其治国安邦，又离不开梁丘据、裔款等奸臣，甚至以奸为忠，认为只有他们才能给自己带来欢乐。他只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厚赋重刑”，甚至到了“屣贱踊贵”的地步。他不仅生活奢侈、贪杯好色，爱犬马胜过爱百姓，常常为了一匹马、一棵树、一根竹、一只鸟就要杀人，而且“好治官室”，甚至在灾荒之年大兴土木，驱使成千上万的百姓为其修建行宫。这样，久而久之，他与代表人民利益的晏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甚至听信谗言，无端猜忌、厌恶晏婴，迫使晏婴不得不辞官而去。在此后的七年里，他变本加厉、一意孤行，竟然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夺去供自己享用，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内忧外患、国力大损。后来，他不得不再次起用晏婴，才使齐国经济逐步有所好转。他临终前“废长立幼”，致使在他死后不久，田乞便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齐国朝政大权，拉开了“田氏代齐”的序幕。《论语》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这也是历史对齐景公的评价。

田无宇

齐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公子陈完为避祸而逃到齐国，隐去陈字，改姓田。田无宇即陈完后裔，齐庄公、齐景公时任大夫。他擅长经营理财，堪称齐国首富，表面上性格开朗、豁达大度，实际上工于心计、城府极深。在与朝中主政大臣高彊、栾施一派的较量中，他联合齐国名臣鲍叔牙的后代鲍国，在齐景公出手相助之下，将高、栾逐出齐国。在鲍、田两家瓜分高、栾两家财产后，他听从晏婴规劝，将自己所分财产全部交公，从而博得了齐景公的好感与信任。此后，他用重礼买通了齐景公之母，并因此受赐高唐为食邑。他还买通了诸多朝中大臣、公子公孙，从而落了个极好的“人缘”。从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中，他更加深了对“收买”的

认识，并使之更具功利性和目的性，那就是逐步收买齐国人心、最终夺取齐国政权。如果说“田氏代齐”是由其子田乞拉开了序幕的话，那么以“收买”的手段为此打基础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田无宇。

田乞

田无宇之子，在其父致仕后继任大夫。他所继承的不仅是其父的财富和职位，而且包括其父逐步收买齐国人心、最终夺取齐国政权的野心。他把田无宇的“收买”经验运用得得心应手，发挥到淋漓尽致。他不仅收买“官心”，而且扩展到收买“民心”。齐国通用量器分为升、豆、区、釜、钟五个等级，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田氏私家量器却是五升为一豆、五豆为一区、五区为一釜。这样，到了钟，公私两种量器的差额就非常大了。田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谷物给那些急需的百姓，却用通用的小量器收回，让利于民。有借了他家钱粮，到期还不起的百姓，他就当面把借据烧掉，不再让借者偿还。久而久之，齐国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对田乞感恩戴德，甚至有许多人愿意为他去死。比起其父田无宇来，田乞更多了几分阴险、狡诈与狠毒。如果说当晏婴在世时，他还对这位智慧、才能、职位、威望均在自己之上的相国有所顾忌，未敢锋芒太露的话，那么在晏婴去世之后，他便肆无忌惮地加快了夺权的准备，并终于在齐景公去世后不久，乘机发动政变，杀掉景公临终所立幼子荼，另立景公他子阳生为君，夺得相位，专齐之政，从而拉开了“田氏代齐”的序幕。

田穰苴

齐国大夫，曾任司马，故又称司马穰苴。他虽与田无宇等同为田氏族裔，但出身微贱、并非嫡系，素不为田无宇等所接纳。他长年隐居东海之滨，潜心研究古代兵书战策，并颇有心得。后经晏婴推荐，被齐景公委以重任，率军抵御侵犯齐国的晋、燕二军，并大获全胜。他深谙兵法，治军严明，既不失威严，又爱兵如子，深受军中将士拥戴。齐景公很欣赏他的军事才能，任命他为司马。由于文有晏婴、武有田穰苴，齐国才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他

刚直不阿，从不与国君“行邪”。甚至有一次，齐景公深夜登门，要与他夜饮，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后来，在晏婴辞官之后，齐景公听信高氏、国氏等人谗言，免去了田穰苴的官职。田穰苴含冤病故。后人将其军事思想整理成《司马穰苴兵法》一书，流传至今。

弦章

齐国大夫。他虽比晏婴年轻许多，但有才有识，为人正直，办事干练，且不顾个人进退安危，敢于直言劝谏齐景公。他对晏婴十分崇敬，是晏婴在朝中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晏婴去世之后，朝中仍能直言谏君者，仅此一人矣。

睢英

齐国老臣睢休相大夫长子，在其父致仕后继任大夫。他虽比晏婴年轻，且入仕较晚，朝中经验不多，但头脑比较清醒，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积极支持晏婴的正确主张。他与晏婴结为儿女亲家后，两家关系密切。

李垚

海之滨明川村村民李老伯次子，小名“二牛”，在跟随晏婴到东阿后，才由晏婴为其取大名“李垚”。他身高体健，机智勇敢，曾任晏婴的车夫兼贴身侍从近20年，对晏婴忠心耿耿，与晏家亲如一家。在跟随晏婴的岁月里，他注意向晏婴学习如何做事、做人，逐步具备了一定的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一次，在跟随晏婴出使楚国时，楚王为羞辱晏婴而将李垚诬为“盗贼”，但他临危不惧，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回国后受到齐景公的称赞。就在他因此而沾沾自喜时，却受到妻子的批评。他知过即改，后经晏婴推荐，被齐景公任为大夫，协助晏婴做调查研究等工作。

翠玉

晏婴之妻，年纪小于晏婴，容貌秀丽，身材健美，心地善良，举止端庄，言语诙谐，处事得体，在生活上对晏婴关怀、体贴，在事业上对晏婴理解、支持，是晏婴的“贤内助”。



叔向

晋国大夫，复姓羊舌，名肸，字叔向。他仰慕晏婴之德才，并曾在晏婴出使晋国时，同晏婴就君子大义、两国时局等问题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就是在这次交谈中，晏婴明确地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

梁丘据

齐国大夫，年纪大于晏婴，死于晏婴之前。他虽无经世之才、治国之功，却擅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专会迎合齐景公贪杯、好色、喜玩物等恶习，甚至不惜把自家心爱的器物献给景公玩赏，以骗取景公对自己的宠信。他不仅事事处处唯景公之命是从，而且经常主动给景公出些“馊主意”、“坏点子”，助长景公的恶习发展。他阴险狡诈、阳奉阴违，对位居相国的晏婴表面上恭维、顺从，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晏婴的一言一行，伺机抓住把柄、整掉晏婴，以便自己专宠于君，并掌握齐国朝政大权。他就是晏婴所说的“社鼠”、“猛狗”，就是齐景公时期奸臣的典型。

裔款

齐国大夫。他胸无点墨，却擅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经常亦步亦趋地跟在梁丘据后面，唯唯诺诺地迎合齐景公的恶习，除陪酒、侍宴、唱赞歌外，还常动歪脑筋、出坏主意，与梁丘据一唱一和，助长景公的恶习发展。他是齐景公时期又一奸臣。



臣忠主思逸
远交近相亲

隆冬季节。

一天下午。

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把远处的山峦、近处的田野染成一片洁白。

在齐、鲁两国交界处的一条南北大路上，两辆马车一前一后，正顶风冒雪缓缓向北行进。在马车前后各有四名全副武装、骑在马上士兵，像是在保护着马车。

走在前边的那辆马车的右前角上插着一根符节，上面的节旄被风吹得飘来飘去，像是要使劲挣脱束缚，离杆而去。

赶车的李垚身穿羊皮裘衣、头戴狗皮帽子，仍被冻得不敢伸出手来，两手揣在衣袖里，鞭子夹在怀抱中，时不时吆喝一声“驾”，就算是对拉车的三匹马发出了“快走”的命令。

“李垚，咱们走到哪儿啦？”车厢中传出晏婴的问话声。

“大人，咱们已经进了齐国啦！”李垚侧着头，冲着车厢前帘大声答道。

“是吗？”听说马车已进齐国，晏婴忙把车厢前帘掀开一条缝，向车外张望。

“李垚，你把符节取下来，我把它收起来！风大雪大，天又快黑了，咱们再往前走一会儿，遇到客栈就住下吧！”晏婴大声吩咐道。

“是！大人！”李垚大声答道。

与此同时。

齐宫内宫客厅中。

四个大火盆内，炭火熊熊。

景公坐在主位，梁丘据坐在右侧座位，裔款坐在左侧座位。君臣三人正在饮酒作乐，边吃、边喝，边谈、边笑，气氛十分热烈。

“二位爱卿，晏相国出使鲁国，已经去了多少天了？”景公忽然问道。

“回禀主公，晏相国已经去了快一个月了。”梁丘据连忙答道。

“噢，那他应该快回来了。”景公点了点头。

“主公，您是不是想念晏相国了？”裔款笑着问道。

“那倒不是。只是朝中有不少事情要等他回来处理哪!”景公笑着答道。

“主公，臣倒是以为，晏相国还是晚几天回来的好。他一回来，您还能像现在这样，每天从早喝到晚吗?”梁丘据笑着说道。

“知寡人者，爱卿也!哈哈哈哈哈!”景公大笑。

“主公，天快黑了，该点灯了吧?”裔款笑着对景公说道。

“对，”景公扭头吩咐身边的内侍，“让他们赶快把灯点上!”

“是!”内侍高声答道。

天已经大黑了。

风雪依旧。

齐国境内的一个小村庄。一条大路从村中穿过。

路边一家小客栈院内。晏婴一行的两辆马车停放在院子的一角。两名手持兵器的士兵在院内往来巡逻。

一间大客房内。一张小桌上，一盏小油灯发出暗淡的亮光。一条大炕上，另外六名士兵和一名车夫已经并排睡下。

一间小客房内。灯光下，晏婴正披着麋鹿皮裘、挽着裤腿坐在炕沿上。李垚正蹲在地上为他洗脚。水盆中的水冒着一团团热气。

“二牛，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冬天下这么大雪，来年准是丰收年啊!”晏婴显得很兴奋，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哎，你看咱们再有几天就能回到临淄了?”

“大人，天好、路好，四五天就能到。可是像这种天气、这种路，怕是至少得七八天吧?”李垚一边为晏婴洗着脚，一边抬起头来答道。

“咱们出来已经快一个月了，朝中不知有多少事还等着我回去处理哪!”晏婴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忽然，院里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

“我们要见晏大人!”是陌生男人的声音。

“我们要见晏大人!”是陌生女人的声音。

“大人已经歇息了，乡亲们明天再来吧!”是巡逻士兵的声音。

“二牛，你快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晏婴吩咐道。

“是!”李垚一边答应着，一边赶快用布巾给晏婴擦干脚，把布

巾丢到炕沿上，把水盆端到一边，然后站起身来，快步走了出去。

晏婴把裤腿放下，连袜子也没顾穿，就穿上了鞋。然后，又忙把披在身上的皮裘穿好。

“大人，是村里的几位乡亲要见您，说是有大事要向您反映。”李垚走进来禀报。

“快，快请他们进来说话！”晏婴闻言，连忙吩咐。

“是！”李垚答应一声，就快步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从屋门口拥进来七八个村民，有男有女，年纪都在五六十岁。一进屋，他们就都跪倒在地，把一间小小的客房挤得满满的。

“晏大人，您可要给百姓说话呀！”跪在前面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大声说道。

“是啊，大人可要给百姓说话呀！”其他村民随声附和道。

“乡亲们请起，都快快请起！”晏婴见状，连忙弯腰搀扶跪在前面的那位老汉，“老人家，有话请站起来说！大家都站起来说！”

村民们见晏婴如此说，便都站了起来。

李垚把炕边的水盆端起来，悄悄走了出去。

那位老汉首先开口道：“晏大人，咱村去人到都城找过您，听说您到鲁国去了，乡亲们就天天盼着您从鲁国回来，想不到真的把您给盼来了！”

晏婴闻言，连忙问道：“老人家，乡亲们找我，可是村里出了什么大事？”

“不是咱们一个村的事，是全国的大事！”那位老汉答道。

“什么？是全国的大事？”晏婴有些迷惑不解。

“晏大人，是这样，”在那位老汉身旁站着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把话接了过去，“二十多天前，朝中派兵到全国各地抓伏，说是要趁着冬天农闲，在临淄郊区筑一座高台，台上还要建宫殿，专供国君使用。这冰天雪地的，到哪里去挖土，又怎样筑高台呀！民伕们挨冻受累吃不饱，许多人都病倒在工地上……”

“谁要是敢逃跑，抓回去就往死里打呀！”站在后边的一个男人插话。

“我家儿子手脚都被冻坏了，只因走得慢了点儿，就被打得爬

不起来呀！”站在后边的另一个男人插话，话音中带着哭腔。

“我家儿子也病倒在工地上……”站在后边的一个女人插话。

“呜呜呜——”忽然，从人群中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声。

晏婴听到哭声，连忙扬起头往人群中张望。

“是王大娘在哭，”刚才同晏婴说话的那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介绍道，“昨天有人从临淄捎信儿回来，说是她的大儿子病倒在工地上没人管，二儿子因逃跑被抓回去打死了，让家里人去收尸……”

“大人，这高台不能再筑了啊！再筑下去，这些孩子们就得全都死在工地上啊！大人，不能再筑了啊！”站在晏婴跟前的那位老汉此时已是老泪纵横，说完又跪倒在地。

“大人，不能再筑了啊！”村民们一边哭诉着，一边全都跪倒在地。

“乡亲们，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晏婴泪流满面，一边弯腰搀扶那位老汉，一边说道，“虽然此事晏婴并不知情，但是晏婴回到临淄后，一定如实向主公禀报，劝说主公停工、放人！”

与此同时。

齐宫内宫客厅中，灯火辉煌。

景公、梁丘据、裔款君臣三人仍在饮酒作乐。

“二……二位爱卿，寡人的高台筑……筑好没有啊？寡人要到高台上去赏雪……去喝酒！”景公已醉，说话已不清楚。

梁丘据头脑还算清醒，连忙满脸谄笑地答道：“主公，高台已经筑起两三仞高，估计再有几个月就能筑好！”

“太……太慢了！不……不能几个月，寡人一……一个月就要登……登台痛饮！”景公举起酒杯晃动着，把酒洒了一桌子，然后仰起脖子，张开嘴巴，把剩余的酒倒向口中。

梁丘据把话接了过去：“主公，要想一个月筑好高台，就得再多抓些民伕来才行啊！”

裔款也已醉到一定程度，口齿不清地补充道：“主公，还得再……再多派些士兵去……去监工，要……要不然，民伕就……就是再多，也……也干不快！”

“那……那好，就……就依二位爱卿之言，明……明天就派兵，

去……去抓伏，去……去监工！”景公的头已抬不起来，勉强用两手撑在桌上，向梁丘据、裔款二人下达着命令。

次日白天。

风雪依旧。

晏婴一行车马顶风冒雪艰难行进。

行进途中。

在路过一个小村庄时，数十名村民跪在村边大路上，拦住晏婴一行车马，向晏婴哭诉着。

晏婴站在车下逐个搀扶村民，泪流满面。

八天后的一个上午。

虽然风仍很大，但是雪终于停了，太阳也出来了。

临淄外城南门。

晏婴一行车马快速进了城门，然后径直朝齐宫方向驶去。

齐宫门外。

晏婴一行车马停在门边。晏婴在车边雪地上来回踱着步，似是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忽然，一名内侍从宫门内快步走了出来。

“晏相国，让您久等了！”这名内侍朝晏婴拱手施了一礼，然后走近晏婴身旁，压低声音说道，“主公昨夜又喝醉了，刚刚醒来。听说您回来了，非常高兴。这不，又吩咐下人准备酒席哪，说是要给您接风洗尘！请您将士兵留在宫外，两辆马车直达内宫！”

“多谢了！”晏婴拱手还了一礼。

齐宫内宫客厅中。

晏婴手持符节走进客厅。只见景公正端坐在正位桌后，身边只有两名内侍，没有其他人。

晏婴快步走近景公桌前，跪地叩头：“臣晏婴使鲁归来，特来向主公复命！”

“先生归来甚好！快快请起，坐下说话！”景公虽面带倦容，但见到晏婴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景公身边的一名内侍上前接过晏婴手中的符节。

“多谢主公！”晏婴再叩一头，站起身来，走到景公右侧的一张桌后坐下。

晏婴坐定后，先向景公拱手施了一礼，然后说道：“臣奉主公之命到达鲁国后，当着鲁国君臣的面，将主公送给鲁君的礼物献上，并申明齐鲁两国世代通好之意。鲁君十分高兴，不但表示愿意与我齐国世代通好，而且托臣给主公捎回了一份厚礼。”

“先生，寡人舅家可好？”景公笑着问道。

“主公，叔孙大夫全家都好，高兴地收下了主公的礼物，还托臣捎回一份厚礼给主公，连同鲁君送的厚礼，装了满满一车哪！现已运进宫内，还请主公查收！”

“寡人收下就是了，还查什么呢？哈哈哈哈哈！”景公显得十分高兴，“先生使鲁月余，往返旅途劳顿，寡人已备酒席，专为先生洗尘！”

“上——酒——”景公身边的一名内侍听景公说到酒席之事，连忙朝客厅门外高声传达命令。

随着这名内侍传达的命令声，立即从客厅门外走进十余名手端托盘的宫女来。她们快速有序地将盘中的酒、菜、碗、筷等分别摆放在景公、晏婴君臣二人面前的桌上，然后又快速有序地退了出去。

景公身边的两名内侍分别为景公君臣二人斟满酒杯。

晏婴见酒席已经摆好，先是欠身向景公拱手施了一礼，然后从容说道：“主公设宴为臣洗尘，臣实不敢当！但是，既然酒席已经摆好，那么请求主公允许臣为主公唱首歌、跳个舞，边唱边跳，以助酒兴，不知主公之意如何？”

“好，好！难得先生有此雅兴，就请先生唱吧、跳吧！”景公高兴地答应着。

晏婴起身离席，走到景公面前，略一停顿，使用低沉的嗓音唱了起来：“全国百姓都在说：‘冰冻的雨水浇洗我，怎奈何？上天凋敝离散我，怎奈何！’”

晏婴边唱、边跳、边流泪，反复唱、跳了三遍。唱完、跳完之后，泪水已经浸透了衣襟。

景公见晏婴泪流满面，颇觉诧异：“先生，您怎么哭啦？您为何伤心到这种地步？莫非是因为修筑高台这个工程吗？”

“诚如主公所言，臣正是因修筑高台之事而伤心啊！”晏婴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然后缓缓说道，“臣使鲁归来，自入齐境之后，每天都有百姓向臣哭诉。他们的孩子被官府抓伏，在冰天雪地里挖土筑台，挨冻受累吃不饱，还动不动就被监工士兵打骂。刚刚一个多月，累倒病倒者、冻饿而死者，甚至被活活打死者，就已不在少数。如果高台继续筑下去，那还不知要倒下多少人、死掉多少人啊！”

听罢晏婴一席话，景公不禁面露愧色：“先生使鲁月余，寡人深居简出，只知修筑高台，余情一概不知。既然修筑高台这个工程被百姓视为灾难，那么寡人就立即把它停了吧！”

晏婴闻言，连忙跪倒在地，连连叩头：“主公实在英明！臣代全国百姓向主公谢恩了！谢恩了！”

“先生请起，快快请起！”景公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右手，朝晏婴做了个“请起”的手势。

“主公，臣心情不好，实在不能陪主公饮酒。臣请告辞，还望主公恩准！”晏婴虽不再叩头，却并未站起身，仍是跪着说话。

“既然先生心情不好，那就请先生回去休息一下吧！”景公略一迟疑，但还是批准了晏婴的请求。

“多谢主公！”晏婴再叩一头，这才站起身来。

齐宫内宫门外。

晏婴的马车停放在门旁。李垚正在那里等候。

“大人，回家吗？”一见晏婴走出宫门，李垚连忙迎上前去问道。

“不回家，去高台工地！”晏婴面无表情，一边说着，一边在李垚的搀扶下登上马车。

临淄城西北，距城约二十里处之高台工地。

冰天雪地。

一座长宽各约十余丈、高约三四仞的土台拔地而起。一道宽宽的斜坡直通台顶。

在凛冽的寒风中，数千名民伕正在劳动。有的两个人抬着一筐碎土，有的一个人背着一大块冻土，正沿着斜坡往高台顶上运送。高台顶上的民伕，或两人一组用木夯，或四人一组用石夯，将运上来的冻土夯碎、夯实。许多民伕因身上衣服单薄、破烂而嘴唇发紫、浑身发抖。

在工地周围，站着数百名手持兵器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工地上的一切。另有一些手持皮鞭、木棍的士兵在工地上游动，看见哪个民伕稍微走得慢些，上去就是一顿毒打。

晏婴的马车停在工地边上。

晏婴在李垚的陪伴下，站在马车旁边。

“你们大家都听着，晏相国晏大人有话要跟你们说！”李垚大声喊道。

众人听说晏婴来了，并且有话要说，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事情，把脸转向晏婴这边，专心听晏婴讲话。

晏婴强忍着眼中的泪水，高声喊道：“筑台的民伕们！你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可是就连你们也都有房屋居住，用来挡风遮雨，避免干燥和潮湿。如今，我们的国君要筑一座高台，而你们却不赶快为他筑好，这是为什么呢？你们都听好了：谁要是再偷懒，就要用皮鞭、木棍狠狠地打！”

“好一个晏相国，原来是帮助国君害我们的啊！”晏婴话音刚落，人群中就有人大声喊了起来。

晏婴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听下去了，扭头就上了马车。

晏婴的马车刚刚驶离高台工地不远，就有一匹快马迎面向高台工地跑来。

“大人，有一名宫中信使，好像还背着一卷公文，正骑着快马向工地跑来。”李垚扭着头对车厢内的晏婴轻声说道。

“不要管他，我们走我们的。”晏婴也轻声说道。

那匹快马与晏婴的马车擦肩而过。

不一会儿，高台工地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噢！停工喽！”

“回家喽！”

“国君万岁！”

晏婴听到从高台工地传来的欢呼声，掀开车厢后门的窗帘，朝工地方向望了望，眼中的泪水终于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李垚一边驱车前行，一边扭头问车厢中的晏婴：“大人，您也听见了吧？准是刚才骑马跑过去那个宫中信使到工地上传达了国君的停工令，要不然工地上怎么会欢呼声一片呢？我就不明白，您刚才从宫中出来时，肯定已经知道国君即将发布停工令了，可是为什么您还非要到工地上去训斥那些民伕，非要招民伕们的责骂呢？”

“唉！”晏婴叹了一口气，语气沉重地答道，“二牛，你还年轻，当然不明白。等经历的事情多了，你自然就会明白：自古以来，善于为臣者，总是把好名声归于国君，而把恶名留给自己。入朝，就要帮助国君纠正失误；出朝，就要赞誉国君品德高尚。即使自己侍奉的是一个昏君，也要能使国君垂衣治国，能使诸侯前来朝拜，并且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

“噢，原来为官之道这么深奥啊！您要是不说，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啊！”李垚慨叹道。

冬去春来夏至。

转眼又是秋天。

一个白天。

在从胶东通往临淄的一条大路上，一队车马正缓缓地从东向西行进。队伍的前半段是数十名全副武装、骑在马上士兵开道；后半段是二十辆战车殿后；中段是百余名手持兵器、徒步行走的士兵簇拥着两辆马车，前面一辆豪华，后面一辆简朴。

在大路两旁的田野里，玉米、谷子等农作物已近成熟，丰收在望。

忽然，前面的马车停下了。在车旁两名内侍的搀扶下，景公走下马车。

见前面的马车停下了，后面的马车也停下了。在李垚的搀扶下，晏婴走下马车。

晏婴下车后，快步走到景公面前，拱手施礼：“主公，可是要

在此歇息一下?”

景公微笑着回答：“先生，寡人从车窗向外观望，见这一带庄稼长得不错，想下车仔细看看!”

“是啊，此次臣陪主公出来巡视，一路所见，庄稼长势良好，今年丰收有望，确实可喜可贺啊!”晏婴说道。

“先生，听说民间有句谚语，说是‘瑞雪’什么‘丰年’?”景公笑着问道。

“主公，是‘瑞雪兆丰年’吧?”晏婴连忙回答。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去年冬天下大雪，今年秋天大丰收，这话说得还真灵验啊!”景公显得很兴奋，一边说着，一边朝路边的庄稼地走去。

“报——”一名士兵从队伍前头跑来，在距离景公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拱手施了一礼，然后大声禀报，“启禀主公，队伍前面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手持一把金壶，请求面见主公!”

“什么?”景公刚要走进庄稼地，听到禀报，连忙站住脚，转过身来问道，“来的是什么人?”

“回禀主公，来人自称是附近村民!”那名报信的士兵答道。

“好，就带他们来见寡人!”景公吩咐道。

“遵命!”那名士兵拱手施了一礼，然后转身跑向队伍前头。

不大一会儿，三名村民跟着那名士兵一起走来。

“小民给国君请安!”三名村民走到景公面前，跪地叩头、请安。

“你们要见寡人，有何事情?”景公问道。

三名村民中跪在中间、年纪最大的一个约有六十多岁，他抬起头来答道：“回禀国君，事情是这样的：今年春天，小民等三家合伙在田边挖井，挖出一把金壶来，上面还刻着字。小民等虽不识字，但知道是件国宝，不敢私藏或毁坏。小民等当时就想到都城去把壶献给国君，只因田里农活太忙，一直脱不开身，就拖到今日。刚才听邻居说这里正在过队伍，从排场上看像是国君的车马，小民等三人就跑来了。一打听，果然是国君。就请国君将这把金壶收下吧!”

这名年长的村民从跪在身旁的一名年轻村民手中接过一把锈迹